

青春

心跳派散文系列

学上

余秋雨

主编

的芭蕾

◆赵凝 /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9103702

J267

402

QCXT 青春心跳系列

掌上的芭蕾

余秋雨 主编
平 和 著

◎时代文艺出版社

策 劃:崔卓力
執行主編:趙 東

DK55/13

青春心跳派散文系列
掌上的芭蕾

主 编:余秋雨
作 者:趙 凝
責任編輯:崔卓力
責任校對:崔卓力
裝幀設計:曲 剛 劉 宇
出 版:時代文藝出版社
(長春市人民大街 124 號 郵編:130021 電話:5638648)
發 行:全國新華書店經銷
印 刷:北京市平谷縣興谷印刷廠
開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開
總 字 數:1 155 千字
字 數:165 千字
總 印 張:70.25
印 張:10.75
版 次:199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數:1—6 000

書 號:ISBN 7-5387-1343-3/I·1302
定 價:全七冊 89.60 元 本冊 12.80 元

目 录

掌 上 的 芭 蕾

第一辑 掌上的芭蕾

舞蹈教室一直是我梦想的地方，宽敞，明亮，有流水般的钢琴叮叮咚咚的声响，我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到舞蹈学校报名的，那段时问我们学校正放暑假，我的写作也正好到了一个段落，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

- ◎ 掌上的芭蕾 / 3
- ◎ 玫瑰之死 / 7
- ◎ 红颜知己 / 11
- ◎ 千纸鹤 / 15
- ◎ 地铁 / 19
- ◎ 万物有情 / 22
- ◎ 野鸽子 / 25

- ◎ 卡拉不OK / 28
- ◎ 看拍MTV / 31
- ◎ 上电视 / 34
- ◎ 电话失火 / 36
- ◎ 请客 / 39

第二辑 酒吧感觉

听说在北京酒吧有几百家之多，其普及程度差不多快赶上饭馆了。我不知道酒吧平时光顾的人多不多，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一家酒吧，里面闹哄哄地挤满了人，生意倒是极好的。

- ◎ 遭遇足球 / 45
- ◎ 流行歌曲的招式 / 48
- ◎ 起名 / 51
- ◎ 外行看股 / 53
- ◎ 电视博物馆 / 56
- ◎ 性感与否 / 59
- ◎ 关于旅行 / 62
- ◎ 酒吧感觉 / 65
- ◎ 包子 / 68
- ◎ 读苏青 / 72
- ◎ 小红帽 / 76
- ◎ 来电 / 78
- ◎ 书这种东西 / 81

第三辑 我和影子一起走在黑夜里

北京的夏天女孩大都穿着利落简单，有的甚至跟小伙子一样打扮，穿短裤和一件印有莫名其妙文字的大白T恤衫。我对“穿T恤的夏天”总有些于心不忍，认为不穿裙子太吃亏了。我还是喜欢裙子，穿裙子和赤脚穿凉鞋的感觉真是无牵无挂舒服极了。除非特别正式的场合，长统袜在夏天是很少有人穿的，再薄的丝袜也是又粘又闷，把汗毛孔都糊住了似的，还是穿短袜或者干脆赤脚来得自然。

- ◎ 玉米人 / 87
- ◎ 最后一页碎片 / 91
- ◎ 回声 / 94
- ◎ 给夏天来点爆炸 / 97
- ◎ 坐在墙头听埙 / 100
- ◎ 看戏 / 104
- ◎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/ 107
- ◎ “高处不胜寒”的后信息时代 / 110
- ◎ 北京女孩的夏天 / 114
- ◎ 我和影子一起走在黑夜里 / 117
- ◎ 雷阵雨 / 121
- ◎ 与成长有关的事 / 124

第四辑 旧唱片

我以为，女人只有两种扮相，要么扮做“侠女”，要么扮做“淑女”。侠者穿飞行靴鹿皮夹克，走起路来晃晃的，一副笑傲江湖、不管不顾的样儿。淑者软衣柔裙，弯眉秀眼，人还没到，声已先来了。

- ◎ 每个现代人都在被分割 / 133
- ◎ 电子宠物 / 136
- ◎ 哭泣的玩笑 / 139
- ◎ 他们怎么不发愁 / 142
- ◎ 谈散文 / 145
- ◎ 电脑情人 / 149
- ◎ 最浪漫的事 / 152
- ◎ 父亲的节日 / 155
- ◎ 茶 / 157
- ◎ 回到梦露那个时代 / 160
- ◎ 旧唱片 / 163
- ◎ 我的女读者含眉 / 166

第五辑 迷失沙漠

真正的好诗就如同这片叶子，夜虽然已经很深了，大多数人已经沉睡，但我相信总会有人醒着，他们的目光穿透茫茫黑夜

直抵那片秋叶，看见了叶子与叶子的舞蹈，
心灵与心灵的相互渴慕与诉说。

- ◎ 蒙古包印象 / 171
- ◎ 1998 年我所走过的路 / 175
- ◎ 西安素描 / 181
- ◎ 女性与计算机 / 186
- ◎ 花蕊里的子弹 / 188
- ◎ 我爱黄土 / 191
- ◎ 醉酒 / 194
- ◎ 迷失沙漠 / 196
- ◎ 补牙 / 199
- ◎ 张爱玲黄金时代 / 202
- ◎ 陆小曼：高飞，沉底，像在梦里 / 206
- ◎ 新人类 / 208
- ◎ 书里书外 / 211

掌上的芭蕾

第六辑 美女背后

他长得平常，按他自己的话说是“有点儿丑”。但是我觉得他比唱“我很丑可我很温柔”的赵传要好看许多。他给人一种四平八稳的踏实感。能给人以这种感觉的相貌的人就无论如何算不得丑人。

- ◎ 美女背后 / 217
- ◎ 读书的快乐 / 226
- ◎ 生活的趣味 / 228
- ◎ 笑 / 231
- ◎ 哭 / 234
- ◎ 赢家心态 / 237
- ◎ 生命中的每天 / 240
- ◎ 恋爱中的女孩 / 243
- ◎ 生活该用多少钱来装点 / 246
- ◎ 精子和卵子与爱情无关 / 253
- ◎ 给我血肉和灵魂的那个人 / 256
- ◎ 幻听 / 260
- ◎ 白色静物 / 265

第一辑

掌上的芭蕾

舞蹈教室一直是我梦想的地方，宽敞，明亮，有流水般的钢琴叮叮咚咚的声响，我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到舞蹈学校报名的，那段间我们学校正放暑假，我的写作也正好到了一个段落，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

掌上的芭蕾

掌上的芭蕾

掌上的芭蕾

舞蹈教室一直是我梦想的地方，宽敞，明亮，有流水般的钢琴叮叮咚咚的声响，我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到舞蹈学校报名的，那段时间我们学校正放暑假，我的写作也正好到了一个段落，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

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学芭蕾。

那是北京舞蹈学院下面的一个民办芭蕾学校，招收成年学员，我的一个好友在那儿学过一段时间，感觉不错。

一个人走在去舞蹈学院的路，心中的感觉有点怪，我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，去重新做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。

舞蹈学校的教学楼门前挤满了人，我原来想这种大

热天教芭蕾的学校应该是门庭冷清、无人问津吧？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在门口的报名处挤来挤去，有的是家长来给孩子报名的，有的是给自己报名。大家都手里拿着报名表很奋勇地往前挤，希望能早些报上名、早些进去，没有学员证的人教学楼是不让进的。我好不容易拿到报名表、交完钱、领到学员证，这才从重兵把守的门口挤了进去，进了门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好久没有经历这样挤来挤去的场面了。

等我找到教室的时候，老学员们已经开始练习了，这是芭蕾基本功的训练课程，学员们沿着教室四周的把杆站成一圈，老师把人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叫到一边问：

“你们有没有这种练功穿的鞋子？”

我摇头。她也摇头。老师让我们到楼下舞蹈用品服务部去买，我俩就一起下楼去了。

那女孩告诉我她叫忆眉，我也告诉她我的名字，我们很快就认识了。在小卖部挑舞鞋的时候，我选了一双白色的，忆眉挑了双粉红色的，然后我们一起上楼回到舞蹈教室。

钢琴声已经响起来了，阳光从大玻璃窗里斜射进来，照射在身穿各色彩衣的女孩身上，好像一幅美妙的画一样。我很快溶入这其中，像扑进海水的一条欢畅的小鱼。

可是，忆眉却手里拿着那双粉红色的跳舞鞋，远远地坐在一旁，远离所有的人。阳光，音符，旋转，跳跃，什么

都无法将她打动，自始至终她总是坐着，手里牢牢地握着那芭蕾鞋，想像着红舞鞋在掌心旋转时的模样。

从那以后，我每星期六到舞蹈学院去跳舞，每次都能看到忆眉，她总是坐在原来的位子上，她身后是一面大得铺满整个墙面的镜子，教室里的一切统统逃不过镜子的眼睛，阳光是双倍的，琴声是双倍的，女孩的美丽是双倍的。忆眉告诉我，她多想跟大家一起跳呀，可是她的身体……

忆眉没告诉我们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，只说医生不允许她剧烈运动。她已经习惯了，她从小就不能吃这，不能吃那；不能做这，不能做那。但是每次她来，都要带着那双舞鞋，她说不知怎么搞的，她情不自禁就把那双鞋给带来了，每次都感觉自己好像真的能上场似的。

“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好多影子转呀、转呀，”忆眉手里紧紧地握着那双舞鞋说，“那些影子重重叠叠的，每一个影子里都有我。”

暑假很快过去了，学校已经开学，但我每个周末仍去练习芭蕾，窗子里射进来的阳光已不像从前那么强烈了，周围的人也换了几拨，一些老面孔离去了，一些新面孔重新补充进来，渐渐地变成老面孔，唯有忆眉总是坐在不变的位子上，静静凝视着舞蹈教室里的一切。

每回我们见到她都是远远地笑一下，因为我们知道任何怜悯和同情的话只会令她心里更不好受。她还是那样，每回带了鞋子来看我们跳舞，我还记得她一本正经地

对小卖部里那人说的话：

“给我换一双吧，37码的鞋子稍微有点大。”

我想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一定相信，这女孩子精心挑选的这双舞鞋一定要穿很久呢吧。

教室外面的那棵大杨树开始掉叶子了，那树叶一开始是一片一片十分缓慢地往下脱落的，坠落的速度也很缓慢，要在空中打半天转最后才能落到地面上来，那是秋天里最好的一段日子，天色润蓝，云彩是透明的，阳光教室里每一个人的发髻上、肩膀上、曲线流畅的小腿肚上都镀上一层密致的浅黄色，从镜子里看，这一切美得真是有些失了真，谁会相信人间有如此宁和、美丽、静雅的一瞬间呢？

望着这一切，忆眉苍白的脸上展现出一抹略带倦容的笑容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忆眉笑了。

下雪的那个下午，忆眉没有来。我们都当是下雪天路不好走，就相互安慰着说，等雪停了忆眉就该来了。

雪停了，忆眉仍没有来。我们又给她找理由说，哦，快过年啦，忆眉在家里帮她妈妈包饺子呢。

有很多次我们跳舞的时候，看到忆眉常坐的地方空着，心里就会咯噔一下。钢琴的叮咚声不知怎么不再像从前那么悦耳清脆、无忧无虑了，总以为忆眉下次会来，下一次再等下一次，那个位子却总是空的。

春暖花开了，那个手里拿着一双舞鞋的女孩仍没有来。

玫瑰之死

掌上的芭蕾

我曾经是一个苛求完美的女人，无论对人对己，才、貌、物质、精神，一样也不能放过，样样求大求全求美，后来渐渐地我才知道，完美只不过是人们理想中的一种假设，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是能够称得上完美的。

前不久英国前王妃戴安娜的死给人们带来不小的震惊。如果说完美，戴安娜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女人，当你看到那张 1981 年 7 月 29 日英国王储与戴安娜结婚的照片，谁能预想到后来的事呢？那张照片所描绘的好象童话世界里才会有场面：戴安娜头上披着长长的、薄得像雾一样的婚纱，身穿重重叠叠的带有无数蕾丝花边的传统式样的结婚礼服，一只手正被同样身穿礼服、礼服上镶有金边并配带有几枚金光闪闪的勋章的王子热

烈地吻着，戴安娜正深情地望着这位王子，眼神里满含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才会有的那种微笑，如果历史永远凝缩在那一刻该多么地好，这一刻便是顶峰，便是完美，过了这个顶点就该走下坡路了。

我的一个朋友常对我就起：“做人不能做得太满。”

我母亲近来总在重复我姥姥曾经爱说的一句话：“小孩乐时有灾难。”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用的是琅琅上口的南方话，把“小孩”两个字说成是“小人(音 ning)”，这句话对于在北方语言环境中长大的我来说，实际上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。

母亲的话好像紧箍咒一样罩住了我，使得我很少有得意忘形的时候，噼噼啦啦的欲望之火刚一在脑袋里点燃，另一种声音便会自动跳出来扫我的兴，她提醒我说要理智要清醒，要与极点保持距离。“做人不能做得太满”，清醒地想一想，也许朋友的话是对的，人要是膨胀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像汽球一样爆炸了。

去年冬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，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很深，一个我只见过一面跟我并不很熟的女孩出了车祸。

我见她那一面是在一个酒席上，当时人很多，十来个人满满围了一大桌子，热气腾腾地在吃四川火锅，这中间很多人相互之间都是不认识的，不知怎么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，而且还很热闹。

那个女孩就坐在我左手边，隔着我不停地跟我右手